

编者按:著名学者冯其庸学识渊博,涉猎红学研究、文史研究、艺术评论、西部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2010年,冯先生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首批终身研究员。去年12月19日,在首届“中华艺文奖”的颁奖典礼上,他与王昆、刘国松、汤晓丹等10位当代中国杰出的艺术家一起,荣膺“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本文记叙了冯先生坚忍与执著的治学态度、高洁的品格以及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

跋涉在路上

——冯其庸先生的学术生活

李 虹



冯其庸荣膺“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对一个传统文人来说,读书与著述大概占据了人生的大半时光。而对冯其庸先生来说,不断行走,不断探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真相,不仅与著书立说一样重要,甚至还是一切论述的基础。

1986年,冯其庸先生虚龄64岁,第一次来到新疆。从天山以北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故城,到玄奘西行之路,从吐鲁番交河、高昌故城,过焉耆,到库车。奇特的大漠风光让冯老激动,写下“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的诗句。此后二十年中,他十次入疆,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曾经去过海拔4900米的红其拉甫关口,也到过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深入大漠,横穿罗布泊。范敬宜先生赠诗说他“罢罢红楼梦未除,霜毫一拂走天涯”。

冯其庸先生虽因红学研究而著名,却并不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就像一位始终跋涉在路上的行者,行走,是冯老人生自始至终的一种选择。它既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在学术之路上的精神追求;既是他与现实与理想间来回穿梭的凭藉,也是他不断追寻历史真相的方式。他在选择文学与艺术作为表达自己丰沛情感方式的同时,又以自己的脚步不断丈量着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

博览专精拓津途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无锡前洲镇,他原名宗炎,小名三代,后改名迟,字其庸。少年时代家境贫寒,生活异常辛苦,但“每到秋天晚上,篱豆花开,拿一盏灯,钻到篱畔屋角,循蟋蟀声而往”,乐在其中。后来,冯老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瓜饭楼”,也是为了纪念那段以南瓜果腹的日子。

冯老很小便喜欢读书。兵荒

马乱,学校常常停课,在每天种地、放羊、割草之外,能坚持自修并不容易。在几年时间里,冯老陆续读完了《史记精华录》、《古文观止》、《六朝文掇》、《唐诗三百首》、《古诗源》、《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夜雨秋灯录》、《浮生六记》、《东周列国志》,以及《封神演义》、《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书,还曾让家人从苏州带《西青散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还有万树园的《词律》等。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从金批本《西厢记》到《古诗源》、《水云楼词》,这些书没有一定的方向与类别,纯粹只是因为兴趣使然。有些书当时未必读得懂,但冯老说,书不能等你懂了再去读,不懂也要读,读熟了,就会懂了。而其实有许多古书,即使后来算是懂了,也不见得全懂,因为内容太深奥了。

1946年,冯老转考无锡国专被录取。在近代教育史上,无锡国专的建校时间虽然不长、学校规模也不大,但却是当时书院式

学校的典范。这所由唐文治在1920年一手创建并相伴始终的书院,因为与后来一大批一流的文史学者相关而著名。唐文治认为学生质量有赖于教师的水平,因此无锡国专聘教授均系著名学者文人。他还主张招生要“少而精”,学习要由博返约,循序渐近,提出厚植基础,所谓扎扎实实打基础,博览专精拓津途。因此,冯老在国专三年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特别是古典文学、文字学、目录学、史学等课程,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国专三年,冯老不仅与同学一起组织“国风诗社”,创办诗词刊《国风》,还完成了《蒋鹿潭年谱》的撰写。冯老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无锡国专培养了他对做学问的浓厚兴趣,确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眼界和胸襟都大大开阔。

孜孜于红学领域

1954年,冯其庸先生调任北京,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对于《红楼梦》,他仅在少年时代浮光掠影读过,没有感悟,甚至没有兴趣。无锡国专迁徙上海时,刘诗荪先生也曾开过《红楼梦》的专题课,但彼时因正专注于蒋鹿潭的《水云楼词》,因而没有去听课。刚到北京,正是对胡适、俞平伯等一学术研究进行批判反思的时期,冯其庸先生跟随这场运动对《红楼梦》在文学批评上有所反思。随着“文革”开始,他前往江西干校,人生辗转,意外频出,命运随之起伏,对《红楼梦》的兴趣再次中断。等回到北京时,已是1972年年底了。虽然无端浪费的时间无法追回,但正所谓“祸福相倚”,莫名的苦难却引发了他与《红楼梦》在心灵上的回应,真正领悟到小说中描写的跌宕与悲凉。1973年8月,随着评红热潮的兴起,冯老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调至评论《红楼梦》写作组,在香山宏光寺开始了他与《红楼梦》的初步缘分。

受学术训练与个人兴趣的影响,冯老在红学研究中,用功最多,着墨最重的在作者家世的考证与小说钞本的研究以及校订注

释《红楼梦》读本上。由于《红楼梦》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与百科性,使它在小说的学术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与地位。其中,发现并考证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物,从而更深入地体会小说作者的创作心境,更了解小说产生的社会环境,是红学研究不可忽略的基础。因此,冯老在家世历史的发掘上,着力最多。1963年,他在故宫文华殿看到《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一面之缘后便不知所踪。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中,他借到了一部五庆堂老谱的钞本,便一路追踪查找,从而得到一大批文献资料,丰富了红学研究的史料基础,并廓清了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而非丰润的说法。为了验证祖籍地,他四次前往辽阳,并在河北滦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终于找到了五庆堂的曹家大坟。他说,真实的史料往往经得起任何细节的验证。

随着有关《红楼梦》各种史料的发现,冯老怀着对曹雪芹流离身世的同情与敬仰,结合文献典籍与考古文物,以传统学术中的考证方法,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论证。特别是随着各种钞本的发现,分析探讨钞本之间的异同,确定钞本出现的时间与彼此之间的渊源,成为红学研究中的一大课题。在对《红楼梦》进行校订时,通过比对各钞本之间的异同,冯老先后写出了对庚辰本和己卯本的考证文章,并对甲戌本、列藏本等钞本进行了比较。这些调查研究为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小说并了解小说创作背景提供了可能,并促进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化转型。

但事实上,持续寻找并发现与《红楼梦》相关的史料并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受某一时期社会环境与风气的影响而进入红学或知难而退放弃红学研究的人,都不少见。也因此,人们才对几十年孜孜于红学领域的前辈学者充满无比敬意。冯老曾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值得研究千百年。从文学史研究到近五十年的红学研究,从四处漫游到专注一处,学术视野由博返约,是与当年钱穆先生讲

座上传授的学术态度暗自契合,也是冯老对传统学术的自我选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随着西部文物的不断出土,对西部文明的关注重新激发了冯先生自少年时代起即感怀于胸的西域情结。不论是边塞诗里的大漠风光,还是《大悲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惊心动魄的取经勇气,都一震撼并吸引着他。

冯先生一直认为,做学问,不能只在书斋里做,尤其是碰到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时,是需要切切实实进行调查的。因此,不论是对《红楼梦》家世的考察,还是关于项羽之死的考证,还是对玄奘东归之路的确定,他都认真地做了实地调查。他说,不亲历,不放心,走过一遍,心里才踏实。正是这种不迷信典籍,对追寻历史真相充满渴望的精神,才让他从追寻曹氏祖籍,一路走到探访玄奘东归的路上。

如果说在红学研究领域,冯老通过实地考察,最终取得的是《曹雪芹家世新考》这样的成果,那么在走访新疆,重走玄奘之路之后,除了确定玄奘东归入境的路线之外,他对西部地区的考察更多地凝结在绘画、摄影等艺术创作中。与学术研究不同,冯老对书画创作的兴趣远在孩童时期便开始了。虽然没有接受正规的艺术训练,但他却一直未曾放弃过对书画的学习与热爱。尤其是在走访新疆之后,异域独特的景色常常让他惊叹,转而以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刘海粟先生对此也颇为赞赏,曾对冯老所绘的葡萄题诗曰:“泼墨葡萄笔法奇,秋风棚架有生机。”领悟艺术门类彼此相通之处,与冯老搜尽奇峰,胸有丘壑不无关系。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冯先生而言,生命在浩瀚的典籍与无边的疆土中不断行走,从无锡开始,阔大于北京,延伸于西域。



感受诗思的生动和悠远

张志勇

读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詹福瑞教授诗集《岁月深处》,使我们重新找回了诗歌文学。这是一部诗情醇厚、意境悠远的现代诗集。其诗句的厚重和凝练,诗思的生动和悠远,不断撞击着我们的心田。

对于山间的春风,诗人在《风》中这样描绘:“山间的风还有些扫脸/却再不住人的怀里钻/只在脸上蹭来蹭去/凉而湿润/尖利的呼啸/似乎已经随着河水溜走。”把春风料峭刻画得真切而自然,非有过乡间亲身经历的人不能言说。

形象思维是诗歌的法器,能使诗歌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可是太苛求,会多少有点卖弄之嫌,这就需要逻辑思维加以约束。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是一种对生情的认知度,就是要抓住重点,要抓住读者的感情,而诗人在他的诗歌中两者的结合是十分巧妙的。《燕子》:“在一场潇潇暮雨中/今年的燕子如期而来/屋子里母亲常坐的炕头却空了/今年的燕子如期而来/屋子里母亲常坐的炕头却空了/房梁上燕子也只飞回了一只/院子里白花花的雨下得极凄凄。”全诗情与景构成了催人泪下的意境,“房梁上燕子也只飞回了一只”的感觉以及诗人“母亲常坐的炕头却空了”的种种回忆,让雨、燕与对母亲的回忆的情感产生巨大的空间,情与景在这里生成了一种新奇的力量。联系新月派徐志摩、朱湘、卞之琳、陈梦家等人的诗歌风格,可

以看出,诗人汲取了他们创作中的长处,既有着“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也有着诗的形式格一律化的主张倾向,以单纯意象写出清淡的雨丝中燕子的呢喃,使得诗人对母亲的回忆不断回旋。年月逝去,母亲千秋,在今年的一场潇潇暮雨中,燕子如期而来,诗人却黯然神伤:“屋子里母亲常坐的炕头却空了/房梁上燕子也只飞回了一只。”诗人没有仅仅对燕子这一形象放到雨中进行建设,而是按照正常的逻辑延展,回忆起母亲曾经对雨中燕子的话语,上升到对母亲的追思和想念之中,诗情深厚,温婉有致。

再如《照片》中“阳光和月光无痕/如水声潺潺不息/挟走了生命里所有的水分/人生就风干为扁平的记忆”。在人生和岁月的官司中,由“挟走了生命里所有的水分”,可知失败的总是人生,使得“人生就风干为扁平的记忆”,既不甘也无奈,很有穿透力,可以说词语的选用,造句的分寸,都充满着灵动与机智,萧散与流畅,让读者没有一丝的阅读障碍,在不露声色中,读者受到了较强的艺术感染。

翻读詹教授的这本诗歌集,我注意到,诗人并未将视野局限在青龙这片土地上,广袤的大地处处都可成为他诗情的源泉。通过他的诗,可以跟随他来到宝岛台湾,领略日月潭的夜晚“挂在龙

沙的月牙上/无声之声/万物私语着/水悄悄地爬上床头/漫成午夜的一丝凉意”,日月潭的早晨“一抹鱼白/变换着波光中的鳞片”;聆听康桥和楼群的絮叨,“水清清水流着/招摇着荇草/船慢慢地摇过/八十年前的楼群”;感受约克郡城墙的垛口和塔楼,“时间在这里/一下子慢了下来。”他的诗风与所要描绘的内容相得益彰,写红海,自有红海“热浪叠积”在;写尼罗河的清晨,笔端又化入了“流入埃及人住下深植的粗壮的根”的深思。在《特拉夫夫日记》之二《墓地》中,诗人面对于城山坡上以色列人的墓地,有“我不知石碑与圣殿有何区别/是生者自抚是逝者自安……不知你的一生又有何妨/当我低下头去时/也许/会轻轻地叫出你过去的名字”。这些诗行,让全诗深邃起来、空灵起来、活跃起来。

当代人不怎么爱读书了,不少人依附于声像及图画来迁就“读图时代”的文字阅读。但是,食后饱腹的便当一样的东西是我们最需要的吗?回答是否定的。最终给人们精神深处带来愉悦感动的还是那些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深邃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的作品。詹教授的诗谦逊、诚挚、平易,对周遭的生活充满了兴趣,对生命饱含关爱的情怀,正是人们所需要的。

时 评

值“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际,“维权”绝对是大家口中的热词。继呼吁设2月12日曹雪芹忌辰为“作家节”给全体作家放假一天,以及成立“作家不送书联盟”得到作家群体的广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之后,作家张一一再度发起“作家占领文化版面”行动,呼唤社会各界多多关注、关心、关爱作家这一“弱势群体”,而不要再过多关注娱乐新闻。

如果从媒体版面上宾特别是报纸文化版面上的“曝光率”来看,不能时刻成为媒体焦点的作家确实有点弱势。正如张一一所言,现在很多报纸设有“文娱版面”,把文化 and 娱乐版面混在一块。因作家多习惯保持低调而艺人都善于宣传炒作,结果导致有娱乐无文化,娱乐完全覆盖文化。而网络、视频、杂志等媒体又多采用报纸的新闻源,从而出现艺人越来越众所瞩目而作家越来越被人遗忘的恶性循环。

作为媒体人,笔者虽不认同这类“得媒体者得天下”、片面夸大媒体“伟力”的言论,但也不否认一些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头,“娱”字纵情,在过分强调版面对读者眼球的黏性的过程中,用明星取代了学者,用绯闻消解了事实,用肤浅模糊了真知,从而造成“文娱版”文事不坚、娱事过重的现象,这也难免遭到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从名实不符的尴尬境地来看,“文版维权”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当下娱乐新闻报道的庸俗之风,而且可以高举文艺批判的大旗,彰显舆论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现在一些“文娱版”各类爆炸性、轰动性报道及标题变着花样轰炸读者的视觉

神经,也错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各类事件,包括私房照、学历谜、名人对骂等乱象层出不穷,而其发生的背景和本质却少有深度剖析。即便是一些与娱乐新闻分离的文化周刊,有收藏没鉴赏、有书讯没书评、有文章没观点的现象也不少见。俯下身段处处得见与孔方兄的亲密接触,却少了抬头对星空的仰望。

“文娱版”要立得住,要有十足的文化味,离不开有深度的文化类新闻及其背后的文化学者。有人将社会文化圈分为三层,即上层官方文化圈,下层草根、民间文化圈和中层的精英、知识阶层文化圈。目前的现状是,上下两层相对发达,而中层或向上投靠或向下迎合,应有的独立、协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要挖掘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构建争鸣的舞台,提供思想战斗的平台,对此“文化版”应当有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文化版”靠的是思想深度,因此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类人身上。作家也好,教授也好,甚至初出茅庐

都市媒体的“文娱版面”“文”字打